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五十一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 曹霑 撰 清 高鶚 繢 清
護花主人 評 清 大某山民
加評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編號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此書為全部
立題於後
並非真作
如是觀可也
書名
撰者
此兩人
有如許真
事，詳言
敘此，以
障人之目
不亦宜乎。
故曰賈雨
村云云，更
於篇中閒用
夢幻等字，
以使閨閣昭傳，復可
提醒閱者之
意。看官你道
此書從何而起
說來，雖近荒唐，細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偶見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後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當時之門，猶未享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也。也當此落成，一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句男空落筆，爲小説所無。將真事隱去，借雲云可知此事竟空中樓閣，不局處云憑空結撰，吾不如其真事，小金丹有如許真切也。况明云歷過一切也。詳言此，以障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以使閨閣昭傳，復可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大某山民評曰

寶琴以一女子足跡半天下。所過名山大川。遺蹤勝迹。皆足廣其聞。見拓其懷抱。於是矢爲嘔吟。供人諷咏。而懸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閉悲夫。稻香老農。生出大議論來。見穿鑿。亦是不妨爲膠柱鼓瑟者。施鍼灸。不與妄語兒等埒。

襲人一個了頭耳。但一出門。寫得如許體面。跟隨者六人。坐者大車。粧身者盛服。而又上得太太之懽心。下承奶奶之恩典。此尋常服役者不同。作者所以特書之。以著微詞也。

自襲人以外。竟無一個見知於鳳姐。吾爲晴麝等一歎。且見平日襲人之巴結二奶奶者。獨勤。

寶玉於睡夢中。便叫襲人。可知平素衾裯。一夜未曾離過者。此回仍是王子年冬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鏡卷五十一終



勇生

雯

病補

雀毛裘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斐病補雀毛裘

利口可愛
吾福壽比老太太更
強以戲博笑真言
妙語天下脫盡頌禱
賈母溺愛鳳姐處多
姑存疑選字舊刻本作遠字
買母溺愛鳳姐處多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樣好。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著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樣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嬪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眾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裏。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嬪娘尤氏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的確語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

老成人之言

微旨

以上寫賈母處論另立園中腐房爲一節。晴雯私行摸慣，因抱病待爲烘手，其摸信手亂摸毫無禁忌，可以知其平日矣。果然則變人之外惟晴二人爲寶晉所刻刻留心者乎？晴姐亦太多疑矣。

晴雯之外惟晴秋，兩人爲寶晉所刻刻留心者乎？晴姐亦太多疑矣。

並非寶二爺爲平兒出脫罪名，其實平兒之爲人斷無此等鬼鬼祟祟之語，非我之偏護也。

自是不得不瞞之處。

寶哥哥也作此鬼鬼祟祟之事。

忽然補寫偷鑷子事。

真是小兒女小窗中唱和也。

窮人便疑作賊，亦是人情之常，不知今之不窮者，做賊亦甚多。

嗚咽也。

眾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著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裏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

將手烘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

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

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

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我病了。」

見你病了，隨口說特來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

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

只是疑他爲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

聽他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著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月悄問道：「你怎麼

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應前吃鹿肉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噪嚷，出了園子，卽刻

就傳給園裏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了頭本來又窮，只

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拏了去也未可知。再不料定是你們那裏的。幸而二奶奶沒

有在屋裏。你們那裏的宋媽來了，拏著這支鑷子，說是小了頭墜兒偷了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鑷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一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囑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裏去，誰知鑷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前兒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著日頭，還在那裏呢。我就拾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著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著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倡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樣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鑷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鑷，倒是這顆珠子重了。連平兒詳知其性情，晴姐之爲人可知矣？那不後來爲眾人所擗。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

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著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平兒之於怡紅院，真切也。寫來卻有三層：

可欺以方，所以來告訴他矣。一、謹防他窗外竊聽，分明是自己告訴他矣。二、是平兒關切處。

舉到晴雯身上來，目睛髮爲爆炭品評，雖極炭若一爆歸於無何有之鄉矣。再三叮囑只是爲此句。

寫來卻有三層：

既如此何必來不及
也

莫是一塊煤炭

晴姑娘還能聽一句話

以上寫平兒掩蝦鑑
獨一節以下仍接寫晴雯病
事盒蓋上西洋春意圖
申光景伏後補裝一作也豈待繡臺

只一鼻烟壺亦寫得
如此細緻
晴保藏嚴密不然禍

只一吃鼻烟寫得神
氣活現字字堅凝

從鼻烟引出西洋膏
藥來
藥名甚奇
吃鼻烟之後接寫貼
膏藥俱爲晴雯身上
生色也
未必個個因頭疼特
借此粧好看耳雖村
婦醜俗莫不如此適
以下遞入王子騰家
拜生日即從打點衣服說起爲孔雀裘張衣服
本也

臘處點醒惜春作畫

小蝶之名初見

不然此時不知又往
何處去故云轉步
是冬令天氣
大家在薰籠上挨著
便也無妨

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卽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閒。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瑩瑩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著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嘴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嘴入鼻中。一股酸粹透入顫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不得。快擎紙來。早有小了頭子遞過一疊兒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擎來。揩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著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的姐姐那裏。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擎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段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烘燬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擎著。一面。輕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故作筆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上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著。便起身出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裏去。小蝶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裏呢。我如今也往那裏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裏。四人圍坐在薰籠上。敍家常。紫鶯倒坐在暖閣裏。臨窗做鍼綫。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幅冬閨集贊圖。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著。並不冷。說著。便坐在黛

隨地生姿
我家的大總管就是
林妹妹的大總管何必分你我

興後文送芳官薔薇
謂不足重琴妹妹不輕可輕也不重花是輕
謂來有至理亦有妙

拈入本題甚緊真能
謂筆生情。難道如妹妹者還不知我屋裏的事。
做詩就罰辦笑中卽此不作詩亦藏拙之
一一道可與此互參。不打趣你打趣誰。

墨真正詩人議論

沿有一個鬼子婆出
現紙上何筆情之妙
乃爾

何地無才豈處產大
觀園中耶

玉常坐的搭著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裏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暖這花香的越濃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了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孤負了他的心你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裏卻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罐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著呢那裏還擋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子裏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攬壞了不如你擡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麼雜味來攬他寶玉笑道我屋裏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說奇了我原是無心話誰知你屋裏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啞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著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兒女喚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做一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

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強扭出來的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著聯垂滿頭帶著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眾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擎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著呢此時那裏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家裏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撒謊說沒帶來你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裏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

海外奇聞不能不招
局中人共賞之

詩默子指香姑娘也
那不開成一個詩世家
果然一哄便來

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著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裏去就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眾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位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絕好一首唐律然未見原本。安知非琴姑娘之杜撰者。

朱樓夢者紅樓夢也。

眾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裏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

此句鳳姐吃茶叫轉賣蓉姐事同而不同。明再說寶兒之於林妹妹。明兒再說居然是對。

大約商其吃完否半句縮住得妙。

待此等人不得不如此。此等玉真熟於人情世故者。

以上從王夫人遣人命寶玉拜壽後接入外國女玉說送花寶琴說邊境事仍歸到晴雯一文即從孔雀裘說起。

麝月亦能省人事。

秋紋升堂而未入室

排場

徐徐引出

的

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什安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氈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付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裏睡著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著荔枝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綢段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了麼。寶玉道天陰著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找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黏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亮醫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擎孔雀毛拈了綫織的。前兒那件野鵝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擡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也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著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撒手便進

入題
真此八字讀得已足
觀筆卽作照應
又是一篇題目特為
鄭重言之爲後文燒破地步

別處

好形色

晴雯之嗔聲子時竟大不相同。自今以往無望姐姐之嫌脂吃了

只得二字寶二爺沒意思了
著此子細穿一句更見鄭重
再叮囑一句其爲鄭重何如乎

二出門而從者十人
就在廳上上馬
想見賈府規矩

大家風教如此謹嚴

賴大爺卽賴尚榮之寶哥卻循蹈者

父也林二爺林之孝也足見二人是賈府得力老僕

賴大頤體面

賈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到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來回復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子細穿別遭踢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踢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著又囑付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嬪嬪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六個人帶著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著衣包擎著坐褥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嬪嬪又囑付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蹬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著嚼環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们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裏天天鎖著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著也要下來的錢啓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便託嬪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啓便一直往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燈上站起來笑著攏

想見賈府規矩
那裏記得許多自然
不知名姓
李貴等之小廝卽今
之所謂三小子也
夾入寶玉出門排場
色色周到具見賈府
局面
仍綰到園中晴雯一
邊
大夫豈給人吃壞藥
耶的是無知女子口
氣一笑○俗語二句
晉雖未聞卻有道理
○又不是老君仙丹
此語凡勸人養病者
皆能言之矣
晴雯之可以罵小子
頭猶二爺之可以罵
三小子也
定兒之名始覩

所謂以乾柴燒烈火，不說出獨兒一事者，寶玉已分付過也。原見其人如聞其聲，此等姑娘雖生標緻，吾願終身不見，雖然亦不可無此等姑娘，以鎮壓些兒一流人物也。其中有姍姍舊事，在

窮姑娘其實不知細底，倘或知之必曰：「該死！」

借端而遺亦是晴姑
娘機變處庶幾不傷
情面也

此等處不是檯高
人正所以痛貶襲人
作者有微意焉

一刻晴雲罵一刻那裏清浮得來意若空耳未知有僂錮之一事

可謂望勢如鏡
卻是名正言順之
誰知有不然者

招尤取怨晴妥之禍不遠矣皆性急二字誤之也且其氣質如此宜日後爲人算計

手說了幾句話。接著又見個小廝帶著二三十人擎著掃帚畚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裏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著手。晴雯又罵小了頭子們。那裏攢沙去了。瞧我病了。都大著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嚇的小了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著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墜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裏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裏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擎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截。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鍼擎不動。纔只會貪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截爛了墜兒。

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著晴雯，踢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嬾，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囑萬叮囑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擰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畱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給我們畱個臉兒。」晴雯道：「這話是_{是亦必有之語。}他那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的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裏，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们中用，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我出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

卻是如此

此進一層說令娘子
無容身之地
那容你說話
連站地都沒有的人

麝月亦不是好惹的

品唇用宋嬌就得體

以上從寶玉出門拜壽排場接寫晴雯
寫墜兒爲一節卻是洋溢痛快之文
以下一節入補裴正文

叫人織補故作縱筆

又爲雀毛裘出力一
寫

明兒不穿再一縫

了頭之大未有過於
賈府者

說來有證有據

並非激他卻是實言

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付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連挑水挑糞化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著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裏頭的規矩。這裏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證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裏上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著便叫小了頭子。擎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堵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嬌嬌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裏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擡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擡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老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看時果然有指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裏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著叫人悄悄擎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著便用包袱包了一個。嬌嬌送出去。說赶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擎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擎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著麝月便遞與晴雯。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說道這是孔雀金綫的。如今咱们也擎孔雀金綫。就像界綫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綫現成的。但這裏除你還有誰會界綫。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寶玉

寫出一種病中光景
真便畫也畫不出來真
如妙手平日相待深情
語得有分寸真是慣

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著急少不得很命咬牙掙著便命麝月只幫著拈
綫晴雯先擎了有講究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
好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
釘綱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鍼縫了兩條分出經
緯亦如界綫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鍼又看看織補不上

三五鍼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
歇一時又擎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擎個枕頭與他靠著急的晴
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了那可怎麼好寶玉見
他著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著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
小牙刷慢慢的剔出耗毛來麝月道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

寫寶玉張羅晴雯處
亦妙分數層處
寫晴雯憐惜寶玉處
病中猶如此其平時
可知矣
鐘敲四下是五更後

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說鳳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是正照鳳姐說我活一千歲是反挑
平兒遮蓋墜兒偷鑪又私囑麝月等襲人回來設法遣去勿告訴晴雯居心
行事明白仁厚宜其結果勝于眾婢。

鼻烟壺是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女真是一筆不肯
鷗突。

藥氣花香黛玉寶玉房中亦復相同真是兩人同志映襯有意不是閒筆
外國女兒詩隱隱是一部紅樓夢。

寶黛兩人各有說不出話含蓄有味寶玉纔說寶姐姐送燕窩一句便被趙
姨娘來打斷更妙。

鴛鴦發誓絕婚後即不合寶玉說話貞烈之性實不可及。

寫寶玉出門僕從簇擁眾人請安反襯後來衰敗出家光景
墜兒被擣引出後來晴雯司棋等被擣等事。

偷鐸激晴雯之氣。補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卽不被逐。恐亦難活。寫晴雯撞墜兒說話。氣驕志滿。是反挑後來。自己亦被逐出。

描寫寶玉疼愛晴雯。反照後來不能照看。

寶玉若不告訴墜兒偷鐸。何至晴雯病中生氣。寶玉若不燒破雀毛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實由寶玉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四十五回爲一段。寫黛玉之多病。寶釵之多情。四十六回爲一段。寫賈赦之漁色。鴛鴦之烈性。四十七八回爲一段。敍薛蟠之出門。香菱之進園。四十九回至五十五回上半回爲一段。寫園中閨秀之多詩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爲一段。寫晴雯之氣病重。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見了黛玉。不知要說什麼。大家多散。二人心緒如麻。各格格不能吐。蓋凡能吐者。俱非情之至也。

晴雯說墜兒。連襲人都使他不動。可知襲人之在怡紅院。迥然特出於諸人與立矣。晴雯於宋媽前出此言者。其亦自知在襲人下耳。襲人去而晴雯無之上矣。晴雯決計撞墜兒。而宋媽云等花姑娘回來。則逢彼之怒。愈緩愈緊。是以墜兒必不能少留矣。

描寫晴麝二人。錚錚辨論。不但不聽見者想所不到。卽聽見者亦筆所難達。何物雪芹。具此狡猾。

燒破雀毛裘。晴雯說寶玉沒福氣穿。此豈婢女對主人之言乎。可知其平日縱容嬌養者慣矣。寫晴雯織補雀毛裘。細微周到。淋漓盡致。直是形容得無以復加。想譙周齋胄。諒亦工於織補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第三十一



寧國府除夕
祭宗祠



第拾柒批